

品  
味

心  
语

# 从来银杏不负秋

□王小燕

金秋时节，是银杏叶的高光时刻。看着那一片片随风摇曳的金黄色叶子，我的记忆被唤醒，与银杏的故事霎时回到眼前。

我生在南山，长在南山。1976年，我15岁，正是读书的黄金年龄，却辍学参加了生产队组织的平地劳动。从小就有文学梦想的我，书没有读够啊！劳动间隙，我便捧着厚书，读得如痴如醉。每当读书的兴趣被队长“上工了”的吆喝声打断，我就莫名心烦。烦恼之余，我总要看清读到的页码，心中萌生了一个念头，有个书签多好啊！

一天收工回庄的路上，我发现半山坡红叶翠柏中，有棵鹤立鸡群，树上结满了黄灿灿的“金币”，我稀罕得直欢呼。会讲故事的一位大叔告诉我，那是棵银杏树。我好奇地问：“银杏？为何不是黄杏、金杏？”大叔笑着说：“‘银’是指果实的颜色，它和红豆杉一样，以果实的颜色命名。”

我变成一只快乐的小雀儿，飞也似的跑向那棵树。睁圆好奇的眼睛，树下绿草地上，均匀地绣着鸭掌花朵儿；仰头望哦，树上还有一把把小扇子，精精神神舒展着；微风拂过枝头，黄蝶翩跹，自由落体，变成降落伞。捡拾一片，细细欣赏，那是打开的一把小黄扇儿，扇面平平展展，叶柄娉娉婷婷，轻轻抚摸，它的肌肤有着如香云纱般的质感！要不仔细看，分不清正反面，也分不出经纬线。千片万片，大小、长势、颜色一模一样，个个风骨铮铮！我心头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是自然天成的“书签”呀！它那么美、那么小巧、那么可爱，没有哪个能工巧匠，能比过它的巧夺天工。

我捡拾了满捧满兜，喜滋滋地带回家，一片一片夹在书中压平阴干。天生丽质、小巧玲珑、朴实高雅，“啧啧”，真是好看哟。夹在书中，露出个小把儿，合上书再打开，那种惬意赛过小神仙。

从此，每每打开在读的书，先与小精灵般的银杏书签谋面，读书的欲望与美好，便填满心胸。有它陪读，家里那几本存书很快就读完了。那时候，没钱买书，就想办法借书读，老师同学、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凡能借到的书，如饥似渴地读。惜书如命的我，书签成了爱书、护书的好帮手，读哪本书，便请“小精灵”住进哪座“黄金屋”，金屋藏娇的感觉呀。书读完了，物归原主，一枚小小的书签，像信笺放在书中，带去大自然的言语，带去悠悠的书香，带去我的感恩与祝福。

二

20岁那年，我成了一名山村民办教师，挣钱不多，但可自由支配，

捏紧钱包，省出钱来，订阅了《萌芽》《知音》两本杂志。那时候山村小学哪有课外书啊！订阅的杂志，满足了我书虫的渴求，成了我的“夜宵茶点”。惜书不惜墨，书页上写满了读书笔记。

我工作所在的村庄，离河边不远，河岸上有棵银杏树。我采集了银杏叶，做成标本。床头的书桌上、书页里，总夹着一枚银杏书签。书中最精彩的地方，放一枚书签，随时翻开一读再读。语文教科书里，书签不方便，就在空白处描下银杏叶的形状，写上要教的重点难点或难写笔顺，以及要注意的读音。

1984年秋季开学，我带着几个孩子，到古城新华书店领教科书，一本《儿童时代》期刊吸引了我。捧书在手，人物封面，珠圆玉润，双瞳剪水，像极了如今美颜润饰下的“大眼睛娃娃”，可爱得让人心动。翻开扉页，名家名作、奇幻、童话、校园、随笔……这样的内容，涵养童心，助力小学语文学习，让我大开眼界！我掏出准备买衣料的钱，买回一年12期。回到学校一本本捧读，可把小学生眼红坏了！我读过的书不吝让学生借阅，但孩子们一窝蜂都想先睹为快。面对孩子们眼巴巴的神情，我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作文课上，我拿出一枚银杏叶书签，让二年级复式班两个年级的学生，仔细观察过，并分别做了写文、写日记的辅导。高年级写作文，低年级写日记，谁写得谁先读，按分数从高到低依次借阅。

一个小小的举动，点亮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也调动了他们作文的积极性！孩子们喜欢模仿，见样学样，也在语文课本里描出银杏叶的风采，写进课堂笔记。潜移默化的影响，让孩子们逐渐养成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一枚小小书签融进了师生纯真的感情，也见证了我不负春光、师生共读的岁月。

三

1998年，我的婆家因小浪底库区移民搬迁了，我的工作随之调到了县城。随着城市绿化建设，毫清河畔、家门前的公园里，雨后春笋般冒出许多银杏树。最温馨的是小区门前，横竖巷道的两边都栽上了银杏树。一年年过去，初心不改，多少次在银杏树下驻足，踏着风婆婆铺下的黄金路，掬一捧黄金叶扬起，让笑声和落叶齐飞。但每每看到落完叶儿变得光秃秃的银杏树，总有失落的感觉。银杏树，你又叫白果树，可是我怎么就从未见过你果子呢！难道“白果树”空有其名？

2017年金秋，我退休了，重拾被搁浅的文学梦想，开始执着勤奋地爬格子，一篇篇文字在报刊及网络平台发表。全国各地有了知心文友，有文友

著书立说，从远方寄来赠书，不亦乐乎！没有工作压力，有了闲情逸致，订阅杂志、购买书籍，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每得到一本书，放进书签，孜孜以读，我的心态变得阳光，创作更有劲头。以文字颐养天年，生活变得淡定，气质变得高雅。刻进骨子里的善良，在一言一行中显山露水，也在文字篇章中折射出光芒。

一个落叶缤纷的日子，我到小公园采银杏叶做标本。刚走进小公园，一眼看见不远处一座庭院的大门外，左右两边各站着一株银杏树。它们似乎一夜之间就长到超过了二层楼，树冠像两顶情侣花雨伞。细看两棵树的容貌，左边一棵，叶儿大而油绿，青春活力，充满生机，而右边那棵，叶儿小而泛黄，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走近了才发现，右边那棵，原来是被果实累弯了腰。好激动啊，终于见到银杏树结果子了，而且结了那么多，枝头一堆堆、一串串，挨挨挤挤，玛瑙珍珠般，那么圆润。那种透明的白，不张扬、不外露，羞答答的，被一丛丛叶儿掩映着。

我有点奇怪，同时栽下的两棵树一起长大，差别咋这么大呢，就是懒也不能懒到如此地步吧？正在疑惑，这家女主人出来了。我问：“大姐，一树结了这么多，这棵却一颗没结，什么原因呀？”女主人笑了：“公鸡会孵蛋吗？这两棵是夫妻树，结果的是‘妻’，高大帅气的是‘夫’。”“哦，银杏树还分男女？”“是啊，银杏是雌雄异株，生长慢，挂果迟。爷爷辈栽树，孙子辈才能吃上果子。所以才叫公孙树！”我掐指一算，移民搬迁已20多年了，这树和人一样，20岁才成年呀。我知道，银杏是长寿树，活到百岁千岁，依然可以开花结果。再次审视两棵树，男左女右，天然的娃娃亲，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如立地成佛，年年如约换华服，彰显生命的繁华。它的豁达与洒脱，宛如正能量人生，越老越有风度，越老越值钱，越老对社会贡献越大！

2024年阳春三月，我再次站在那两棵银杏树下，抬头仰望，银杏爸爸花穗德坠了满枝满丫。它们一簇簇、一穗穗，如浅绿色的毛毛虫，众星捧月般，围着嫩嫩绿绿的一丛小叶儿尽情绽放。再看向那棵树妈妈，一朵花穗没有，而每丛叶子下，已结了一堆堆火柴头般的小果果。真有意思，开花不结果，结果不开花。我瞬间明白了，它们夫妻，你情我愿，同频共振，夫唱妇随，一个传花一个授粉。就这样，一岁岁美化着我们的生存环境，一年年孕育着传递香火的后代……

“从来银杏不负秋，如画山河任君游。”我爱银杏，爱到深处。好想、好想，走进银杏源“童话世界”去踏秋；好想、好想，到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去打卡；好想、好想，品一品能治病又能养生的银杏茶……

## 一束流淌着的秋念

□支望华

一杯秋水

沿着后羿寻找嫦娥的脚印  
千丝万缕的柔情  
在温柔的月光里腾挪荡漾

夜半醒来隐痛难平  
一滴清泪缓缓跌落红尘  
点睛之笔借秋风盖在留白的地方

江山辽阔 丹桂飘香  
诗经里的白露像格桑花儿绽放  
汇聚一杯秋水煮沸山盟海誓的爱恋

你是秋的信使凝结成诗行  
素手刺绣铺满山川  
看月的忧愁花的哀伤

一封秋书

被一首唐诗牵引低吟  
洁白的歌谣一汪秋水  
注定十面埋伏的是缕缕乡愁

柳巷里升起的炊烟  
岁月仿佛是花朵散发出来的芬芳  
某一瞬间也能掀起青葱的波澜

四季铿锵脚步情醉桂花酒  
梦里反弹琵琶的十指  
用千古梵音渡灵魂出窍

江湖秋风祭旗信仰筑梦  
望穿秋水 一念擎天  
一封秋书总有回眸牵挂的桃源

一叶知秋

坐在秋水岸畔听苍凉的鸟鸣  
铺开芦苇老去的不止年华  
一朵野菊花举起酒盏盛情邀约

风是长不大的孩子  
涂鸭沉甸甸的稻穗  
摇摆成一片谦虚的锦缎  
躬耕的农人  
是秋天里金光闪闪雕刻的一枚钢印

当下即是永远 此岸就是彼岸  
其实生命就像一场漫步  
不曾虚度的转身就能踏遍万水千山

一叶知秋的语言掩却了锦绣的瞬间  
文字更能抒写繁华落尽的坦然  
一窗暗香浮动时光似箭的五彩斑斓